

两歧性与多重性: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形态

孙全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摘要: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形态体现于其两歧性的文本与多重性的思想语境。两歧性使德里达的文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数的“幽灵”。作为一种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考,德里达的解构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以逻各斯的“在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的解构,从被传统遮蔽的“幽灵”中寻求生活的真谛。其消解意义就在于打破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从而催生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新视角与新方法。德里达解构中心、定见,建构多元、开放、模糊,从历史与现实的边缘寻找价值。德里达不仅反叛了历史,更忠实了历史,记住了历史。正是沉重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使他选择了批判,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更好地学会生活。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两歧性;多重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4-0043-10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其实,要把德里达说清楚,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德里达的解构复杂艰涩、歧义丛生,而他又喜欢闪烁其词、自我辩解,这既使其思想呈现出混沌的状态,又使他突破了学科界限的壁垒,其解构思想展现出了多重性的语境。正如他曾经指出的:“解构既不是一门哲学,也不是一种主义,更不是一门科学,它总是多重的。这种多重性以及它在不同国家里表现出的形式的多样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1]25}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形态体现于其两歧性的文本与多重性的思想语境。

一、两歧性:解构的文本

在文本中,德里达不断变换自己的理论立场,加上他的写作本身就是对翻译之不可能性的经验,他的著作拒绝有效的翻译。因此,他的文本呈现出了相互矛盾的特性,即“两歧性”。这种“两歧性”使德里达的文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数的“幽灵”。^②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2]21}他的文本晦涩难懂,以至于有人用黑手党与之相比,“一个如今已经老掉牙的说法是,黑手党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向你发出的提议你无法拒绝,后者向你发出的提议你无法理解”。^[3]德里达以随心所欲的高超技术与解构策略进行文本创作,既没有遵循固有的学术规范,也没有清晰可辨的理路,更没有确定的思想主题,文本花样繁多,着笔天马行空、不留痕迹,不被理解是其常态。与其说德里达的写作是在寻找真理和意义,不如说他是在文字游戏中自由嬉戏。德里达的文本“通过无限的循环和指称,从符号到符号,从描述者到描述者,在

收稿日期:2012-08-08

作者简介:孙全胜(1985-),男,山东临沂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解构主义的原则不仅广泛渗透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深深指导了人类的生产实践,尤其对建筑和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德里达在北美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西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他的思想不仅深刻触及了美国的哲学领域,而且影响了这个国家整个的知识生活,它的社会、政治与批判思想。

② 德里达的“幽灵”指称的是德里达思想对后人的影响和纠缠。实际上,与“幽灵”对话是德里达解构思想展开的条件和主要方式,他的许多文本就是对其他哲学家的文本的评论。

场本身不再有地位;没有人为任何人而存在,甚至不为他自身而存在;人们再也不能支配意义,人们再也不能中止意义,意义被纳入了无穷无尽的意指运动中。符号系统没有外观。”^[4]³³⁹ 德里达的智慧就在这种互文的写作中显示,当真理和意义被消解,文字的形而上意义便消失殆尽,德里达的文本便散落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斑驳陆离如锦。读者面对的不是有确定意义的“所指”,^①而是模糊混乱的“他者”。^② 如果只是粗读,完全会把德里达视为反对真理和正义的敌人。

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③认为相比于语言,文字具有更为丰富的表达空间,文字更能表达心灵。因此,他主张在文字中寻找“他者”。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一旦成为文字,就既不能控制其意义,也不能掌握其被解读的过程。在这种创作者和意义双重退场的情形下,文字成了可以被不同读者不断解读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将自己的经历、体验加入阅读中,从而使文本具有新的意义,解构就是让读者或者信息接受者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意义的产生。“如果说写作的焦灼不是也不应是被确定了的一种精神情感,那是因为它本质上不是作家经验性的变动或感情,而是对这种焦虑的责任,是那个必要狭小的言语通道的责任,因为所有可能的意义都在那里相互推挤互相阻挠以挣脱显形。”^[5] 因此,德里达在写作时尽量保持文字的原生态样貌,尽量保证行文的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使他的文本风格属于过分“精英化的写作”。^④他的文本零散而晦涩,文字的表达夸张而跳跃。德里达应该是性情中人,思考所至,即笔端所至,所以德里达的文字没有踪迹可寻。也许是故意,或者是无心,德里达在文本中很少谈及他的个人经历,他的文本也看不出时代的影响。德里达文本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脚注,这些富有穿透力的脚注或许透露着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脚注不仅仅是引证,更多的是些支离破碎的思考片段,而支离破碎就是德里达的写作方式与风格。

要给德里达文本做分期的做法^⑤也是一厢情愿,因为德里达拒绝给自己的文本分期,“如果解构是可能的,那是因为它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分期。”^[6] 德里达早期的著作,其行文基本上还遵循着原有的学术规范,理路清晰可辨,主题则局限于现象学。越到后来,他的写作越近似于一种文字游戏,颇遭人诟病:“这种文字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诡辩式的胡言乱语,几乎算不上是严肃的、寻求真理的讨论。”^[7] 德里达的文本不只难懂,他的思想产生速度又极快:“德里达不同寻常的出版速度既令人难忘又令人气馁。”^[8] 况且,“个人经历的影响在德里达的文本中根本看不出来,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文本构成的众‘主题’和诸动因”。^[9]³ 诸多因素将我们与德里达隔开了距离,德里达来到了不属于他的时代,他的一意孤行与疯狂偏执的解构注定让那些深受传统形而上学影响的人接受不了。也许,文本的难度造成了德里达的寂寞。早在 1992 年,就有人

① 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本质上是一种能指的游戏,没有最终的所指,语言的意义最终是不确定的。

② “他者”(the other)是与“自我”(self)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蕴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宽泛地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

③ 传统观点认为,世界作用于人的心灵,使之得出真理与意义,而真理与意义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呈现。“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雅克·德里达所著《论文字学》一书第 14 页。德里达反对这种把语言与文字对立起来的观点。

④ “精英化写作”这一说法是相对于“大众化写作”而言的。德里达在文本中,用创造性的文字方式表达思想,充满了拗口的词汇,这给读者的理解设置了大量障碍。

⑤ 目前学术界对德里达的思想有两种分期方法。其一,以德里达思想的关注点与文风特点为依据,将其思想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二,以 1980 年代末为界,将德里达的思想分为理论的、应用的两个部分。这两种划分方法都视德里达后期思想为其前期解构思想的展开和应用。然而,视德里达后期文本为前期解构文本的应用的想法是不符合德里达庞杂丰富的文本的。因为德里达的后期文本也有理论,而其前期文本也有应用。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德里达的思想大抵也应该经历了这三种境界。德里达的著述颇丰,共百余种,在笔者看来,德里达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著作以《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为代表,中期的代表作有《播撒》《哲学的边缘》《明信片》《丧钟》《耳朵传略》等,晚期则以《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等为代表。

直言不讳地指出:“阅读德里达的麻烦是,出汗太多,回报太少”。^①

德里达的文本的确鲜少有人问津,他自己明确宣称:“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②

面对德里达的著作,我们能打开书卷,却不识其中文字;能看清字句,却不懂言语的意思。德里达的文本带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无极的困境之中,到处是悬崖峭壁,到处是歧路弯道,没有一无所有的虚空,只有无限自由后的迷茫、历经沧海桑田后的孤独。既然有无限选择,就是没有选择;怎样都行,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行。只有叹息、绝望、犹豫、失去判断力,却欲罢不能——这就是哲学。柏拉图曾一语中的:“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而练习死亡是为了学会更好地生活。^③ 作为读者,与德里达的狭路相逢既是痛苦的思考之路,又是艰辛的朝圣之旅。因此,接近德里达的困难可能是我们面对德里达著作的开始。

正如对马克思的解读存在着“以西解马”“以苏解马”“以马解马”等多种模式,学界对德里达解构思想也存在着多种解读。德里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数的“幽灵”,也就是说,他从来不曾使我们能在一种单义的认知方式中有效地谈论他。在“德里达”的署名下面,从来无法还原的是多义性。

围绕着解构的性质,国内对德里达的文本主要有“文字游戏说”与“生命运动说”两种解读。“文字游戏说”由张隆溪最早提出,他认为德里达的文本就是杂乱的文字堆积,解构除了消解,毫无建构,只能导向虚无主义。“生命运动说”则认为,德里达的文本体现的是浓厚的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价值。其实,德里达文本的晦涩性恰好给不同的解读提供了方便,这也显示出德里达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面对德里达的文本,仅仅有这两种解读模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内容,西方对其文本主要存在三种解读模式,即“保罗·德曼式解释”“列维纳斯式解释”“尼采—海德格尔解释”。

“保罗·德曼式解释”模式视德里达的文本为游离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语言游戏”,^④主要关注的是德里达的早期文本。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并从解构的语言观出发,创造出了一种哲学化的文学语言,从而打破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在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文本就只剩下文学了。德里达一生的文笔令人捉摸不定,本身就不像是哲学的手法,其解构也是先从文学开始的。德里达的文本打破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既不是纯粹的哲学文本,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二者的结合。

“列维纳斯式解释”模式更多地把德里达的晚年著作考虑进来,即所谓的德里达“政治伦理学转向”后的一系列文本。^⑤ 这一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晚年的“幽灵政治学”“他者伦理学”等思想是从列维纳斯及其好友布朗肖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这一解释模式将德里达的思想分为理论的与应用的两个部分,将其晚期文本与早期文本截然分开,认为晚期文本只是德里达运用早期解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干预。

“尼采—海德格尔解释”模式将德里达的一系列文本都考虑进来,认为它们始终贯彻着对传统形而上学

① 这是1992年《经济人》对德里达文本的评论。该年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为此,支持派与反对派争论不休——此后,德里达的思想才逐渐为一些欧洲学者所接受。

② 这是德里达在其最后的谈话——《我正和我自己作战》中对自己文本的评价,德里达清楚自己著作的晦涩性,也逗露了他知音难觅的落寞心情。

③ 在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德里达提出:“学习生活,应当是学习死亡。为了接受死亡而充分意识到生命的绝对有限性——没有永福,没有起死回生,也没有救赎,对人对自己都一样。从柏拉图以来,哲学的古老命令就是:哲学思考,即学习死亡。”

④ 德里达认为,文字既是“良药”,又是“毒药”,文字的这种矛盾性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源头。在《柏拉图的药》中,德里达对文字的这种特性做了阐述。其实,也可以把德里达的文本看作一剂药。这剂药,既是良药,又是毒药;既是解药,又是迷药、麻药。作为提供这剂药方之人,德里达既是医生,也是巫师。明白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德里达究竟是睿智哲人还是学术骗子的无休止的争论。

⑤ 一些学者认为,德里达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一个“政治伦理学转向”。得出这种观点的论据就是:自1980年代以后,德里达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治、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著作。其实,德里达对政治、伦理是始终关注的。但单从文本看,德里达的确在晚年写了大量探讨政治、伦理等方面内容的著作。

哲学的批判,而这一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精神承自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哈贝马斯就认为,德里达是因为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所以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大加鞭挞。德里达的功绩就在于解构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

这三种解释模式可以说看到了德里达文本包含的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其实,德里达文本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这三种解释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德里达的思想是多元的复杂体系。面对德里达的文本,任何一种单一的解读模式都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解构是复杂而多义的,“解构是复数形式的也是多样性的,不存在一种解构,只存在特殊条件的解构,解构既不是一种哲学,一种学科,也不是一种学问。”^[10]⁴⁰但总体来看,德里达的文本表现出了两种趋势,一是强调哲学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二是突出哲学与文学的亲戚关系。德里达晚年愈来愈关心现实,他不仅用政治观点回答与他有哲学分歧的人,也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德里达称,哲学在生活中有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对于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德里达指出,尽管哲学家自以为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生产出了一种净化了的语言,但哲学与植根于隐喻和修辞基础之上的文学一样,都是语言符号系统。“在文学中,哲学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直存在的。”^[11]在德里达的文本中,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有人把解构当作是文学对哲学的报复。而德里达自认为:“我的文本既不是哲学的表示,也不是文学的表示”。^[2]⁷⁹他自己既不属于哲学家,也不属于文学家。但事实是,“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12]

二、多重性:解构的思想语境

德里达不是考据型的学者,也不是靠索引资料引证自己观点的单面人,他只是一个本真的解构者。虽然,“任何想要界定‘解构理论’的尝试立即就会遇到德里达狡诘地设在路途的形形色色的诸多障碍。”^[9]¹¹对于解构与哲学的关系,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不是简单的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是一种希腊—欧洲式的东西,马克思是哲学家。解构力图超越哲学思考。在哲学内部解构。”^[13]⁸²实际上,德里达的本意是,解构也是一种哲学,但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哲学,解构是面向未知、继承和转化已知的开放的思想。解构不屑于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为伍,它要超越传统,打破学科界限,让哲学不再成为一门学问,使思想不再分化成流派,只有对话、反思、祈祷。因此,解构的语境总是多重的。尽管德里达自己一直很迟疑使用“解构”(Destruction)^①一词,但我们仍能从他的相关论述中概括出其语境及实旨。

解构的出场是通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解构实现的。解构是传统之子,更是传统的“叛徒”。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的高地,回溯传统,发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缺点,他要击碎旧的形而上学哲学的僵化世界。“解构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的模式,首先是将反传统和反权威引为己任。”^[14]德里达的“解构”确切地说,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中以“逻各斯”的“在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的解构。“解构主义的本质是反传统,其要害是离经叛道,或者说是传统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15]也就是说,德里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有人‘无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实实做着‘有意义’的事情。”^[16]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后现代的郁闷社会中诞生,他把自己的一腔热情奉献给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解构。“德里达的作品普遍被认为是对形而上学的解构,针对西方形而上学借以构成并仍在继续借以构成的那些值得怀疑的比喻和假设,做出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入的思考。”^[17]解构主义批判

①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承自海德格尔,“Destruction”一词在德文中的意思是,从本质或结构上粉碎、捣毁、破坏某物。“这个词在法文中早已存在,只是在德里达之前,很少被人使用。”德里达在海德格尔“解构”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含义。他强调,对“解构”的概念不应以“析解(dessoudre)”或“摧毁(détruire)”来理解,而是去分析形成解构理论的时代背景等因素。

狂热,批判对理性的膜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模式。德里达认为,应当解构传统的单一模式。当然,这一模式并不仅仅指社会的构成方式,还包括个人思维的模式。

德里达坦承:“我最初的解构实践是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哲学的界限提出疑问。不是为了质疑它们,而是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出发就它们本身思考。”^[1]德里达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思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声音中心主义”为总体特征,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传统是我们过度、无序创造的作品,它以纯洁的面目推行着暴政,在美丽的花边下,是粗糙不堪的沉重。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以两极的对立性或二元论为思考前提的,它将一系列范畴、概念决裂开来,螺旋式上升,最后在上帝这个最高存在物那里得到统一。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18]其中一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无论是在价值,还是逻辑——都统治着另一方。这种严格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将人类的道路最终归为一条,将人类的思维僵化为非此即彼的单一模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造成人们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不是自大,就是自卑。这是一种霸权,是接受与拒绝的极端,是欢乐与痛苦的极端,这是对人类思维的戕害。在德里达看来,世界本来就是杂乱无趣的,人却是逆天的动物,试图用自己的二元理性,解读宏大的世界,这是骄傲的妄想。于是,德里达带着解构的激情和智慧,不顾一切地向传统形而上学开火,把反权威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从不相信存在着原本的形而上学概念,在其所在的文本活动之外,任何概念都不是形而上学的”。^{[2]65}

德里达的解构是从批判语言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入手的。在德里达看来,逻辑性决定了语言如何表达,可实际上,人的语言并不是完全由理性控制的,潜意识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而且,语言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人用文字表达声音,是对语言的遮蔽。德里达继而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人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思考世界,是对多元世界的人为简化,是缺乏论证的。既然二元对立是对多元世界的简化,那么一元中心论更是人类思维的偏狭。人应根据世界的本来面目去思考,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出发去认识世界。由此,德里达批判了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指出对世界终极和本质问题的追问是人类害怕“虚空”的体现。因为,人类脱离不了自身的角度看世界。人如果脱离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就是空白或者黑暗。其实,世界无始无终、无形无色,既没有价值,更没有规律,甚至人类也只是一种随机偶然产生的会自身移动的物质集合体。德里达认为,世界既然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则唯有丰富和庞杂。至于真理,那只是人为自然界立法,是人类借以安慰自己的工具。那么就不必自己束缚自己,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德里达试图告诉我们,摆脱恐惧,勇敢地认识世界,比虚妄的幻想更有价值。在德里达那里,解构的目的是无止境的,它不包含任何好奇、探索真理的意义。它不是引向重建,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解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解构,德里达认为,“正义”是不可解构的。因为“正义”是给予“他者”的礼物,是一种无条件的责任和义务。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它只是承认世界的多元,反对偏狭和盲目。既然根本没有中心,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多元的世界。德里达因此告诉我们,对待任何理论的最好态度就是不把它当作教条;对待传统也并非砸烂一切,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即使承认宇宙的无始无终,也并不妨碍人们充实地生活。解构主义是“道”——一种世界观层次的认识,而非“器”——一种操作的原则。

当然,解构最关注的是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不足,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说都是不完备的,让一些人也颇有微词。德里达解构一切,惟独不解构自身。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其自身必然是激情大于理智,最终只能是一种偏见对另一种偏见的批判。虽然德里达一再声明“解构”也包含着“建构”,但其文本的不确定性无可辩驳地有导向虚无主义的危险——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打破僵化后总会有短暂的静寂与空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被传统学者诟病之处就是消解了一切“在场”,而无建构之功。批评者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破坏,就是摧毁:对在场形而上学的破坏,对语言和文字的摧毁,对真理和终极观念的破坏……在他们看来,解构主义就是对哲学的谩骂和指责,意味着取消一切、破坏一切、打倒一切。这些学者认为,结构主义是稳定、和谐,解构主义则是消解、颠覆,解构与结构是水

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①对于解构理论的批评,德里达也作了一些回应。“解构并不是对系统性结构的简单的消解,它依旧讨论关于本源、本源与构成本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结构的封闭性与整个哲学结构的问题。”^[19]也就是说,解构不只是对封闭性的摧毁,还是对如何学会更好地生活的思考。德里达分析了传统遗产的悖论,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荒谬的世界之中。

德里达从解构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些概念着手,逐渐进入到对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进行批判,最终导致对整个人类思维模式的反思。“解构就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记忆来改变既定的观念等级。解构并不是纯粹的否定,它里面包含肯定,就是要回到源头寻找原初的‘是’。去掉传统的‘中心’主义。”^{[13]153}

虽然人们称德里达的思想为“解构主义”^②,但“解构主义”并非只有“摧毁”,而无建构;只有撕扯,而无粘合;只有个体,而无责任;只有激情,没有尊敬;而是还有神圣,还有积极的力量。正如德里达所言:“我个人坚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1]30}实际上,任何“解构”的同时,也是在进行着潜在的“建构”,思想领域尤其如此。德里达被视为“解构”“摧毁”的代名词,这让他很委屈。因此,他一有空就为自己辩解,“建构与解构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解构不是去摧毁什么再重建什么。解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它不是完全否定性的。解构是一种世界的新形态。”^{[10]37}实际上,“解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也不单单是一种怀疑与批评的方法。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解构当中,也在“建构”着某种东西。“解构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散又是相对的建设”。^[20]它要建构的就是一种责任,一种呼唤宽容与正义的责任,这种责任是通过反对单一、倡导多元实现的。解构不是摧毁与瓦解什么,也不是瓦解之后再重建什么,解构本身是一种追求行为及肯定体验。它不完全是否定性的,也不全是批评性的。“解构不是一种批评活动,批评是它的对象;解构总是在这一或那一时刻,影响着批评和批评一理论的洋洋自信,这就是说,影响着决断的权威,即事物的可被决断定夺的最终可能性;解构乃是对批评教条的解构。”^[21]德里达在绝境的思想实验中,建构了以多元与宽恕为基础的友爱政治。解构的意义就在于:既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局限性,又坚持对公正的深刻信仰,将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努力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伦理问题一直与解构紧密相连,使它具有了救世情结,涉及到了正义、希望、死亡、工作、艺术、宗教、权力、家庭、暴力、幸福、宽恕等人一生必然遭遇的问题。如何让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正是解构的价值所在。

在德里达那里,解构的语境是多重性的。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责任:作为一种方法,解构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大致形成;作为一种责任,博爱与宽容的倡导在德里达的文本中随处可见。解构是文学批评、思想批判与多元倡导。对于不了解解构思想的人而言,它只是破坏、摧毁与否定;可对于那些真正懂得解构思想的人来说,德里达的文本畅快淋漓,就像一剂苦口良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重获自由思考的痛快。解构一切,但不嘲弄一切。德里达对传统的提问,不是为了怀疑,而是为了唤起思考。对一切乌托邦,德里达都无比清醒。德里达与传统为敌就是与自己为敌,因此,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消解与反叛,而是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与对惯常生活的质疑。解构是绝境中的思考,是面向未来的责任。德里达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反对任何一种教条主义。对于传统,他主张既不能摧毁,也不能遗忘,而是找回被传统遮蔽的东西。解构始于提问,提问是其思考的前提。它的反叛反映了哲学的困境:传统形而上学哲学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给人类带来诸多弊端,它已经难以适合时代的需要,哲学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更好地切入现实。解构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思维空

① 实际上,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逻辑上的延伸,有人也因此称解构主义为后结构主义。结构与解构是一种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延续主要表现在语言研究、形式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断裂则主要表现在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及宗旨等方面。

② 在德里达的思想中,“解构”是一个不断补充与完善的概念。单凭一种角度、一种解读模式,是很难将其读懂的。为了更贴近德里达思想的本意,也鉴于“主义”一词的多重含义,笔者尽量避免使用“解构主义”一词。

间,开启了人们思考当代哲学问题的新的视角。

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考”。德里达对思想大家的解构决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肆意破坏。德里达明确指出,解构除了是一种批判,还是一种经验运动,它在期盼自由和宽容的到来。“一种解构的思维——这是我在此主要关心的东西——总是已经指出了声明并因此也是允诺的不可简约性,还有某种公正观念(在此指的是与法律相分离的公正观念)的不可解构性。这样一种思维若是没有对一种激进的、无止遏的、无限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正如人们曾经说的)批判的合法性的证明,便无法运作。这种批判属于一种对即将到来的绝对未来保持开放的经验的运动,也就是说,属于一种必然是不确定的、抽象的、旷野般的经验的运动,这种经验被衬托、被展现、被交付给一种等待,即等待另一种经验,等待事变的来临。”^[22]⁸⁴总之,解构既是破坏又是建设,既是消散又是汇集。解构除了是一种激进的批判,还是一种思想运动,它在等待事变的发生,它在等待完全的正义的到来。

德里达的解构不只是许多哲学家曾经经历过的怀疑、批判、破坏、否定,不是一种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不择手段地、不遗余力地将一切既定的价值颠覆。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与建构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德里达解构中心、定见,建构多元、开放、模糊。在解构、消解、批判的同时,德里达也在建构其意义,或者说,解构是建立在充分建构的基础上的。其实,不是解构主义导致虚无主义,解构主义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文本细读来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解构消除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脑的逻各斯中心论、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从总体上,解构主义更强调认识上的动态性、发展性,反对封闭、僵化的理论体系。它更强调思想上的自由与解放,要冲破一切禁锢与束缚,建构多元文化、多样思想。

解构的“建构”策略是通过对外在性的分析批判实现的。德里达用逐步拆解的方法,将传统思想的堡垒一一攻破,从而打开自由思考和新的生活之门。虽然解构不是一种可操作的方法,但在解构的过程中,也执行着一定的策略。解构学说最重要的支柱理论就是“延异”^①原理,“延异”是事物的延缓变异运动。“延异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并不是分离、偶然或对立的,而是一种阶段式运动,一种时间上的差异化,一种并非对立的相异性。因此延异包含着同一性和相异性的双重含义,既有差别又有一致。”^[23]对“无”的建设,对“中心”的解构,是破坏和毁灭,也是建设和新生,这需要策略。“解构的宗旨就在于,解除概念的二元对立,拆除思维的等级体系,然后将其重新嵌入文本意味的不同秩序中。”^[9]¹²德里达解构的思路就是:立足于既定的概念、遗产、现象、理论体系,发现其内部矛盾与悖论,从而陈列出崭新的空白内容。这是一种对文本所进行的外在性阅读,德里达认为,只有通过阅读,解构的策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解构而言,阅读是首要的基本任务。德里达往往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揭示出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而祛除人们的幻想,解构始终避免正面立论、直接对峙。其基本的立场就是倡导自由与宽容,批判僵化与固执,强调差异和多元。德里达的解构也是在等待一定时机将处于中心的思想拉下神坛。解构必须以宽容的姿态,深刻介入实践领域;以谨慎科学的论证方法,找出被传统思想遮蔽的内容,从而达到解构的目的。德里达将自己的视阈盯住文本的物理形迹,讲究互文性。德里达奉行的解构风格,就是在文本边沿的补空处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我时不时地用了解构这个字眼,但它与破坏毫无关系。”^[24]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过程,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边缘中寻找价值的过程。

带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满,德里达把解剖刀对准其要害部位。解构既是把握细节、寻求矛盾的过程,又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解构不是事后某一天从外部介入的操作,它总是已经在作品中工作,只需善于或能够区别好的或坏的部件,好的或坏的石块,因为好的始终可能就是坏的。”^[25]德里达的解构动作熟

① “延异”(différance)系德里达将法语中的“différence”一词的词尾“ence”改拼为“ance”而成,通常译为“异延”“衍异”“延异”等,在解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延异”,即延缓的踪迹,它与代表着稳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延异”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典型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碎片化的理论倾向。

练沉稳。他胆大心细,又具备扎实的学识功底,每一个解构步骤都井然有序,绝不拖泥带水。该做锐性分离时,就大胆地用解剖刀切割;该做柔性综合时,就温柔地用纱布包扎。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他总能从容不迫地冷静处理。这让我们想到“艺术”“精致”等词汇,对于德里达而言,“细致”“严谨”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词。

德里达是用思想之箭向传统发射,所以,他的箭就必须坚硬而锐利。因为传统不是篱笆墙,而是铜墙铁壁,要彻底地击穿它,就必须疯狂和惊世骇俗。疯狂,其实是探索者的外在特征,是先锋者的内在本能,只有勇敢的心灵才能做得到。这不是张扬,也不是狂妄,而是对俗世的超越。在正统学者眼中,德里达的解构方法是“歪门邪道”,是登不上台面的“野狐禅”,是戏剧舞台上小丑的“滑稽戏法”,这种“粗陋”的戏法源于他早年的痛苦经历,^①在人们内心深处只能唤起“怨”与“恨”的情感。尽管童年被驱赶的经历在德里达的稚嫩记忆里肯定刻下了终生抹不掉的伤痕,这带有撕裂的痛楚的第一印迹必定影响了他的解构思想,使他成了一个在路上的人、一个精神上的漂泊者,使他拼命地阅读和“发愤著书”。但是,应该知道,这样的童年经验和求学经历给德里达思想的形成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主要是潜意识的影响,德里达冷酷的面孔下隐藏的是一颗火热的爱人类的心。

解构主义常用的策略就是: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情况下突然说话,而最终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说话。解构不想成为宏大叙事,也拒绝成为救世主,它只想让人更自由、让世界更宽容。德里达常常不惜代价、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计成败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传统的哲学做着无情的解构。解构不想成为“主义”,因此,“不能将‘解构’称之为‘解构主义’。”^[26]解构也不是虚无的“达达”^②,因此,没有所谓的“德里达主义(Derridadaism)”^[27]。

德里达有时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大师,不过有意思的是,德里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的德里达却在 20 世纪末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同情弱者、关注灾难的秉性使德里达决定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幽灵”说几句“公道话”,以证明自由之神圣、人权之尊严、价值之多元。他清醒地告诫人们:历史并没有终结,恐怖和专制更没有终结。^③德里达对传统和现实的反叛,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使人类学会更好地生活。“因此,解构不只是大学里文学或哲学教授的批判活动,它是一个历史性运动。”^[28]

解构介于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传统思想为讨论对象,以祛除现实的苦难为目的。德里达要发现并且发现了被传统思想遮蔽的地方,并非仅仅为了从解构意义上补充政治理论,而是为了从传统的“幽灵”中寻求生活的真谛。在德里达看来,生活,按其本初含义,是不能依靠自己学会的。我们所要学习的对象只能是“某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其他东西”^{[22]²}——而被传统遮蔽的“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幽灵”即是介于可朽与不朽之间的东西。所以德里达对于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考察,也就成了“在死后如何活着”的思考,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

德里达的目的是通过使人们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实现的,可是人们可能又要陷入一种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宫,这样的“解构”必然还要被解构。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德里达没有自闭和自恋的陋习。当有人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时,他肯定地说:“我不只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而且它也是我的焦虑所在。但光意识到这种局限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跨越它。我尽我之所能在自己的语言中也在别人的语言中通过阅读去跨越这种局限。”^{[10]³⁹}很明显,德里达明白解构主义正是因为具有特定的情境适应性,亦即情境局限性,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德里达不仅反叛了历史,更忠实了历史,记住了历史。“解构的构成:它不是混合物,而是记忆、是对历史的忠实、是那些过去的历史遗迹与异质性、与那些全新的东西、与某种突破

① 在他们看来,德里达一生曲折,充满磨难,自然就有一股怨戾之气,使他不吐不快,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就成了他发泄愤懑的对象。

② G. 哈特曼(G. Hartman)称德里达的学说为“德里达主义”(Derridadaism),意在说明德里达的思想具有虚无主义的特征。

③ 在苏东剧变及其后的时日里,共产主义运动被西方世界所唾弃。是哲学家的良知使德里达选择了在“混乱的时代”走进现实社会,这无疑是在德里达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之间的张力运动。”^[29]正是沉重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使他选择了批判。因此,认为解构只是否定的看法既简单又天真,既朴素又幼稚。他们不明白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激情背后更多的是对残酷现实的忧虑,他们的批评恰恰从反面肯定了解构的消解意义。这种消解意义就是打破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从而催生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解构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壁垒,“德里达主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打破各学科领域的严格界限。”^{[9]2-3}对于德里达的理解和纪念也同样必须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虽然解构的大幕早已落下,但解构的原则已深深地渗透到所有相关的领域。德里达解构语境的多重性,使它既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一种主义,还不是一门操作技术,它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思想。解构的世界性意义就是消解传统思维模式,启发自由的思考。“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30]它号召宽容异端、博爱众生,以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来学会生活。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是思想解放,是灵魂呐喊,是告别乌托邦,是走上反思之路,它不啻是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暮鼓、新启蒙思想的晨钟。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批判的进取精神,它在打破了人们长久的迷梦的同时,带给人们深刻的希望,其结果是涅槃后的重生。解构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启迪人们从不同维度深入思考现实和世界,而德里达的“幽灵”将继续指引人们找寻前进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法]雅克·德里达.解构与全球化[J].许钧,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1).
- [2][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M].余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3][英]斯图亚特·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M].王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
- [4][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5][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
- [6]方向红.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
- [7]NORRIS C. Jacques Derrida[M]. London:Fontana,1987:79.
- [8][英]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M].张颖,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
- [9][英]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M].吴易,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 [10]张宁.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1]KEARNEY R.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83.
- [12]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 [13]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2.
- [14]陆扬.德里达的幽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1.
- [15]岳梁.幽灵学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 [16][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4.
- [17][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68.
- [18]DERRIDA J. Positions[M]. 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2:56-57.
- [19]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M]. Baltimore:Johns Hohn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158.
- [20]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

- [21] LEITCH V B,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05.
- [22] [法]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3] [法] 雅克·德里达. 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 蒋梓骅,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83.
- [24] [法] 雅克·德里达. 结构, 符号, 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M] // 王逢振, 等. 最新西方文论选.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1: 153.
- [25] [法] 雅克·德里达,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明天会怎样: 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M]. 苏旭,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 29.
- [26] 王逢振. 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2: 364.
- [27] [美] 乔纳森·卡勒. 论解构: 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M]. 陆扬,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8.
- [28] [法] 德里达. 解构的时代[J]. 何佩群, 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7(1): 45.
- [29] 肖锦龙.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3.
- [30] [法] 雅克·德里达.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 何佩群,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1.

Bifurcation and Multiplicity: On the Charm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Theory

SUN Quan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Derrida rejects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during his life-long academic career, doubting if there is a constant truth and meaning in a text. So he constantly changes his doctrinal position, his train of thought, and his ideological theme, plus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his writing, making his texts self-contradictory—a bifurcation which turns his text into a plural "specter" from the beginning. Therefore, a text c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by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se totally varied interpretations rightly confirm the value of deconstructionism. Derrida endeavors to completely destroy closure, stability, and unicity, while bringing in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observe and reflect on the world. This demonstrates both the charm and greatness of deconstructionism.

Key words: Derrida; deconstruction; bifurcation; multiplicity; Logos center principl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责任编辑: 江 雯)